



齐·莫尔根 著

复活的 草原

学林出版社



复 活 的 草 原

齐·莫尔根 著

学 林 出 版 社

复活的草原

- 作 者 齐·莫尔根
特约编辑 张贺琴
封面设计 桑吉芳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 64519008 转 邮编: 2002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出版社发行部
上海市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邮编: 200010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插 页 4
印 张 6.25
字 数 143,000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16-494-4/I·177
定 价 10.00 元



作家小传

齐·莫尔根，亦名吴泽华，男，蒙古族，1944年10月出生于内蒙古。1967年毕业于内蒙古师大中文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理事、内蒙古作家协会理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审。现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委，做终审工作。

1956年（12岁）开始发表作品以来，有多部诗集、文集出版，其作品曾多次获国家、自治区文学一等奖。

青青的牧草染绿了我童年的梦。

我从蒙古包门里看见从草地上探出头的月亮，像一只骆驼的眼睛，一点睡意也没了。那轮初升的月亮，不一会儿变成一滩奶油，向我飘来，我走进里头，身后拖着瞌睡的影子……

我到那又圆又亮的奶油中去寻找失落的梦。

——作者题记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独特视角写生态平衡的长篇小说。作品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为主要线索,以浪漫、多彩的文笔描绘了内蒙古白音塔拉大草原草木茂盛、鸟飞鹿奔、牛羊成群欣欣向荣的丽色美景;也写了因违反自然规律、盲目开垦、建农场而使草原被毁的悲惨景象;着重写了改革开放后草原人民为重建家园与大沙漠搏斗,终于使草原复活的美好情景。

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息息相通的血肉关系:当人们顺其自然,得到的是大自然加倍的回报和恩泽;反之则受到惩罚和报应。

作品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塑造了乌丽罕、乔树春等感人的文学形象。小说构思新颖,有浓郁的草原风情,读后令人深思、回味。

草原生活是首诗

叶辛

小时候,读过一些描绘草原的长篇小说,诸如《草原烽火》三部曲,《茫茫的草原》等。对草原的印象,也就由这些长篇小说和后来电影、电视、画报上的画面交织在一起。

对我这样一个至今未在草原上生活过的人来说,草原总是和牧群、和蓝天白云、和膘悍的骑手联系在一起的。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复活的草原》,却是从生态的角度描绘今天草原上的人们生活和爱情的故事。

在西南山乡生活的时候,我和很多山地的少数民族有过交往,天长日久,和当地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土家族的兄弟还交上了朋友。那时候,对偏僻村寨上的农民们要爬山涉水,走上几里甚至十几里地去背水,挑水回家来吃的现象,我总要在内心里暗中慨叹,总觉得山乡里的生活环境,实在太差了。日子久了,才了解到,原先这里的环境不是这样的。从当地老人的言谈中,从流传久远的古歌中,都能晓得,少数民族世代居住的家园,山高水长,绿树浓阴。是近现代人的乱砍滥伐,破坏了山林,才使得水土流失,才使得甘冽的山泉渐渐远离村寨和人群。那时候我总觉得,我们的文学应该描绘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们的笔

触应该涉及这一人类共同都将面对的话题。

但是,多少年来,在我从内地山乡当文学杂志主编,到回归上海仍然兼任杂志主编,我很少组到这样的稿子。在我每月收到的近百份报纸、刊物上,我也很少读到这样的文学作品。天天订阅的那一份《中国环境报》上,却不时地读到各地的水源被污染,矿产被滥采,资源被破坏的报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蒙古族作家齐·莫尔根的《复活的草原》,是一部十分及时的书。

美丽、富饶、神奇的白音塔拉大草原,广袤无垠、水草丰茂,它是北国的碧玉,是一块绿色的净土。五彩缤纷的满塘花草,随风摇曳,楚楚动人。萦绕回流的河流,像碧透的纽带,水势涟涟地流向远方。曾几何时,只因违反自然规律,盲目开垦,扩建农场,景色秀美的大草原逐渐被沙漠蚕食。随着莫尔根娓娓道来的描绘和人物性格的冲突、发展,我们又欣喜地读到,草原上的一代新人,已从自身的经历中意识到,要保护好家园,就得遵循大自然的规律,这样才能永葆草原生活的清新、恬静和原始风味的野趣。

草原的生活是一首诗。

草原的生活更是一首歌。

莫尔根的构思和文笔汲取了蒙古族歌的精华,读着读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受到蒙古族歌中那极富张力的长调中充满着喜悦和自豪。

《复活的草原》让我们联想到,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穹庐氍毹居,其乐融融的景象;

《复活的草原》让我们联想到,蓝天白云之下,牛羊悠然,骏马奔腾,引吭高歌的牧民手舞马杆的景象;

《复活的草原》让我们联想到,冬季的草原白雪皑皑,明净素

洁，一派塞外的旖旎风光，冰清玉朗的景象。

哦，就请读者诸君自己走进《复活的草原》那曲水碧波涌的故事中来吧。

是为序。

第 一 部

—

“去白音塔拉？”^①

乔树春从色旺书记电话中听到这个草地名，又惊又喜。

“是的，去白音塔拉。旗委决定在白音塔拉建立牧场，也就是在白音塔拉农场基础上建立牧场。第一步是组建班子，你是这一行的把式，所以，我把你推上去了。哈哈，山不转水转，转了二十年，你小子又转到白音塔拉去了。这回，你是第一把手喽，可以在白音塔拉大显身手！”

话筒在乔树春手里像一根三棱草那样柔软。他的脑袋深深地垂下。想说话，舌头打结，无话可说，说什么呢？

这就是历史开的玩笑？或者，这就是大自然的惩罚？当你珍惜它的时候，有人偏要毁坏它；当你失去它的时候，有人又想复活它。但一个沙化的草原，并不像有些东西那样容易复制、再现的啊！

“色旺书记，还是让贾维民‘挂掌’，他比我更合适，我嘛，干干工作还可以。”

“树春同志，不要纠缠旧账。一九五八年，咱们，包括贾维民

^① 白音塔拉：蒙语，即富饶的草原。

在内,都在白音塔拉吃过亏。尤其是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正因为这样,我才举荐你当场长,也算是我对你的弥补吧!至于贾维民,他也是执行者,不能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你聪明能干,要向前看,干工作哪有不交学费的呢,过几天任命书就下来了。我事先给你通个气,让你思想上有个准备。唉,我忘了向你提供一些情况,有些牧民又回到白音塔拉来了。对了,树春,这些年你见到乌丽罕没有?”

“乌丽罕?”乔树春的心往下一沉:“没……”

“唉,不说了。你要是找见她,告诉我一声,好了,就这样吧!”书记把电话放下。

“难道一切都重新开始吗?我苦苦渴望的就是今天吗?”乔树春自言自语。

他怀疑自己还在梦里。

“我去哪里找她呢?乌丽罕,你在哪儿啊……”乔树春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办公室走出来。

他出了机关大院上了街,双脚迈在回家的路上,心还在过去的梦上盘旋……

那年冬天可真冷。我还记得,一入冬,刺骨的西北风嗷嗷叫个不停,沙土扑打在纸糊的窗户上,像吹过阵阵急雨。

妈妈听着呼啸的风声,叫着我的乳名,重复着她那说了不知多少遍的话:“宝生,天寒地冻,不知你胡日乐舅舅怎么度过这个冬天?父女俩回白音塔拉已三年了,连个影子都不见。乌丽罕的妈妈不知怎样?也不知回家没有?老天爷保佑好人,你舅舅真叫人担心。”

“妈妈,乌丽罕的妈妈去哪里了?她为什么不回家?”我好奇地问。

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说:“去了老远的地方。什么地方我也不

知道，小孩别问大人的事。”

我给妈妈解心宽：“妈，你别担忧。胡日乐舅舅和乌丽罕妹妹，在暖烘烘的蒙古包里吃着手扒肉，喝着奶茶，还念叨着我们哩！”

妈妈笑了笑，但脸上的愁云却一天比一天浓了。

胡日乐舅舅和乌丽罕妹妹是在我们家具有特殊地位的人。在我刚懂事念书时，妈妈就告诉我：胡日乐舅舅救过我们母子俩的命；乌丽罕和我一起吃妈妈的奶吃到三四岁。

妈妈还常跟我说：“宝生，你忘了你和乌丽罕一个吃左边的奶，一个吃右边的奶？乌丽罕还吃你吃剩下的奶……”

有一次，我祈求妈妈：“妈，你给我讲一讲胡日乐舅舅救我们的故事吧！”

“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妈妈再告诉你。”

说实话，我跟妈妈一样为乌丽罕妹妹和胡日乐舅舅担忧。尤其是我没有伙伴玩，特别盼着乌丽罕来。可我怕增加妈妈的忧虑，不敢吱声，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想。

妈妈像念经一样天天念叨着胡日乐舅舅。

我天天盼着乌丽罕，天天不见乌丽罕的影子。我失望极了，渐渐把乌丽罕忘掉了。每天从学校回家，做完作业就和我那可爱的小狗黑子玩……

今年的寒假过得真没意思，三年级第二学期快开始了。

一天下午放学回家，我正有一句没一句地哼着刚学会不久的歌：“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好朋友……”

远远看见家门口的小广场上，一只骆驼卧着，正东张西望。我一点也没在意。这儿出现骆驼是常事，可能又是哪个拉骆驼的人在打尖儿吧！

可我万万没想到，乌丽罕来到了我家。

一进屋，我愣住了：一个陌生的小姑娘正偎依在妈妈的怀里，用不太流利的汉话跟妈妈说些什么，两只小手还比比画画的。她身上粉红的蒙古袍和腰间的绿绸腰带鲜亮夺目，红扑扑的脸蛋上闪着一双亮晶晶的、杏核似的大眼睛，细长的眉毛黑黑的，从眼睛上面弯过去，小嘴一张一闭，花瓣似的。

妈妈看我呆头呆脑，就招呼我：“快过来，这不是你成天盼望的乌丽罕妹妹吗！乌丽罕，这就是你宝生哥哥！”

见不到乌丽罕盼她；见到乌丽罕，我又忸怩起来，连一句像样的话都吐不出口。

乌丽罕笑嘻嘻地看着我，从妈妈怀里溜下来，站到我面前，亲热地说：“宝生哥哥，我天天在想念你哩！看，我给你带来这么多好吃的！”

我这才发现，炕上堆放着许多奶豆腐、酪蛋和黄油。

乌丽罕抓一把奶豆腐，往我手里塞：“给，宝生哥哥！”

她身上的气味和新鲜奶豆腐一样，甜甜的。

我十分腼腆，不敢张开手。

“宝生，快拿着，从今以后，你就是乌丽罕的哥哥，记住！”

我这才抬头发现和爸爸一起坐在炕上喝茶的陌生人，我猜想，他就是胡日乐舅舅。

妈妈笑盈盈地说：“宝生，你认不得胡日乐舅舅了？乌丽罕还记得吃我奶哩！你舅舅从查干宝力高接你乌丽罕妹妹回白音塔拉，专门绕了六七十里路看我们来了！”^①

我已有三四年没见胡日乐舅舅，真的没有印象了。只有妈妈常念叨的那些事留在我记忆中。

我偷偷地看了一眼胡日乐舅舅，大吃一惊。我胡日乐舅舅

① 查干宝力高：蒙语，即清泉。

真的与众不同：身穿古铜色的蒙古袍，两个眼窝深深的，嘴唇上的胡子像燕子尾巴一样，尖尖的。他的眼睛十分明亮，使我联想到黑夜的星星。

胡日乐舅舅呵呵地笑着：“宝生，过来，坐在舅舅旁边。”边说边把我和乌丽罕拉过来，坐在他两旁。

我看着桌上一只鸡蛋大的翡翠鼻烟壶，喜欢极了。那鼻烟壶真好看，上面有花花绿绿的画：绿树，红花，金色的小鸟。

胡日乐舅舅看我喜欢的样子：“宝生，你喜欢舅舅就送给你！”

“宝生，这可是你舅舅的心爱东西。有人用两只骆驼换它，你舅舅都没舍得换！”爸爸喝着茶说。

胡日乐舅舅抚摸着我的头：“宝生，这两年舅舅去兰州，吉兰泰拉骆驼，没时间看你们来。这回好了，舅舅不再拉骆驼喽！我们有了自己的牛、羊和骆驼。今年暑假舅舅接你来，让你和你乌丽罕妹妹就在白音塔拉度暑假。”说完转头问我父母：“你们俩同意吧？”爸爸妈妈高兴得直点头。

我和乌丽罕笑成了一朵花。

这天晚上，妈妈炒了很多好吃的菜，款待胡日乐舅舅，并且请来许多邻居。人们吃呀喝呀，谈笑划拳，非常热闹。

酒香、菜香、奶香，把夜气也熏得香喷喷的。人人脸上放着红光，个个嘴边漾着笑意。胡日乐舅舅敞开衣衫，露出结实的胸膛，快乐的汗水在上面淌着。

他情绪亢奋，妈妈请他唱个歌，他也不推辞，捻捻胡子，炯炯的眼睛深情地看着每一个人，深沉的歌声在夜幕下回旋：

纳林河的流水层层波浪
沿河的牧民和睦兴旺
我们在这里世代生活

远远近近白音塔拉美名扬

多么动人心弦的歌呀，荡气回肠，听得人心里特别舒畅。

大人們的谈兴正浓，喝了一壶奶茶又一壶奶茶。

乌丽罕拉拉我的袖子，眼睛向外一指，我和她到外面来了。

繁星闪闪，夜十分平静。乌丽罕领着我，来到了骆驼旁。

骆驼卧倒，像巨大的绒团。它安详的神态，和那庞大的身躯很不协调。

乌丽罕跨到驼峰中，把手伸给我：“宝生哥哥，坐上来！”

我胆怯，摇摇头。

乌丽罕笑了笑，自己坐了一会儿，又跳下来，抱住我的脖子说：“宝生哥哥，跟我回白音塔拉吧，你教我念书。”

“还没放暑假呀！老师不答应！”我怏怏不乐，抚摸着乌丽罕的手。

“我走了，你想不想我，宝生哥哥？”她眼睛闪着泪光。

“怎么不想……”我说不下去，哽咽起来。

乌丽罕抽抽嗒嗒，哭了。

我强忍泪水，安慰她：“放假我就去，乌丽罕，你可来接我呀！”

“一定来，宝生哥哥！”她的话也湿润了。

我们靠着软绵绵的骆驼肚子并肩而坐，乌丽罕再三叮咛：“宝生哥哥，我给你晒一大堆羊肉，你可别忘了去呀！”

“忘不了，忘不了！”

黑子摇晃着尾巴跑过来，乌丽罕搂住它：“宝生哥哥，把黑子也带上，叫它跟我的都日波玩！”

“都日波不咬它吗？”

“不咬。都日波是通人性的狗，不会咬小狗，它听我的话。”

我们说了很多很多话。直到妈妈喊我们才回去。人们已经

散了，屋里烟气弥漫，令人沉醉。

妈妈说：“乌丽罕，今晚跟妈妈睡一宿吧！这一走，谁知道哪天再见面呀！”

她的眼圈一红，乌丽罕先放声哭了。

妈妈搂住乌丽罕，吧嗒吧嗒掉眼泪。

我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入梦的，也弄不清是在作梦还是根本就没有合眼。

这一夜可真短。一眨眼，太阳爬满窗户，大人们已经起来了。妈妈把奶茶煮好了，乌丽罕的眼睛红红的，含着一汪水，目不转睛地看我。

匆匆吃过饭，乌丽罕要动身了。

乌丽罕吊在妈妈的脖子上痛哭失声，妈妈笑着哄她，也泪水涟涟，乌丽罕更哭得欢了。

“额吉，你一定去呀，别忘了我，别忘了阿爸！”她上了骆驼，俯下泪眼，对我说：“宝生哥哥，别忘了我，别忘了……”

妈妈擦着眼泪：“乌丽罕，我可怜的孩子，好好听你阿爸的话……”哽哽咽咽，说不出话来了。

胡日乐舅舅安慰妈妈说：“秀兰妹妹，你放心，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会过好日子的。夏天一放假，我来接外甥！”

从大人的言谈中，我已知道乌丽罕妈妈还没回家来，心里特别难受。

骆驼猛地站起来向前迈步，我和乌丽罕的手分开了。

胡日乐舅舅再没开口，他牵着骆驼，转过脸，深深地望了妈妈一眼。蒙古靴发出呻吟，骆驼肥厚绵软的蹄子，踏在我的心上……

我和黑子一直把他们送出几里路，乌丽罕的泪水洒了一路。别了，乌丽罕，别了，胡日乐舅舅。

乌丽罕的小手始终在我眼里晃动着，晃动着，渐渐，渐渐地溶进云里……

我耳朵里始终回响着胡日乐舅舅的：“宝生，回去吧！夏天一放暑假，舅舅来接你，回去吧！”的声音，渐渐，渐渐地消逝在天际……

啊，白音塔拉，魂牵梦萦的白音塔拉，哪天我才能投入你的怀抱！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尝到了离别的滋味。

乌丽罕，你走了以后，我心里的太阳熄灭了！

我天天盼着暑假，我天天盼着胡日乐舅舅来接我。

日子像老牛拉破车那样，慢慢腾腾，真让人望眼欲穿。

“唉，胡日乐舅舅，你哪天才骑着你高大的骆驼接我来呀？”

“来了，奶奶，爸爸回来了！”乔树春儿子的喊声，把他从白音塔拉梦中拽到家门口。

二

听说乔树春去白音塔拉当场长，家里老少三口人特别高兴。

吃过晚饭，母亲领着孙子去邻居家看电视还再三叮嘱他：“宝生，这回去白音塔拉，一定把你胡日乐舅舅和乌丽罕妹妹找回来啊！”

易逢娜拾掇碗筷，树春拿一张报纸正要读，她说：“树春，娜仁托娅今天来信说，她已回到白音塔拉了，你看看。”

她的眼睛往写字台上一指。

“娜仁托娅？差不多十年不见她信了！”

“这么多年的沧桑变化，她也够苦的，一言难尽，你自己看吧！”